極矣烱奉　命視學山東詢察諸邑學宮興廢狀皆所在飭整不歉城闕而鉅野之邑於春秋爲魯之西鄙車子鉏商獲麟之遺跡在焉顧　聖廟攸頹鼎新是亟而官師以工費不繼相視咨嗟烱聞之急飭俸金二百緡俾購良材堅麗丹青鬆堊之屬剋日僦功命工於四十年七月洎四十一年七月而竣事門廡肅然閎宮有烈於是邑之博士率其弟子謁而言曰邑之　聖廟有成夫子之功也請刻石以誌之惟命之辭焉於是進而告之曰爾亦知學校所繫之重大乎哉夫人心風俗天地之元氣也仁義禮樂元氣之參耆也人之心失而其身即隨之家之教替而其家即隨之邦之俗壞而其邦即隨之推而至於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不頹皆是物之所爲搘拄也子游之言濟臺滅明也曰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肯至宰室豈非後世之所笑爲疎拙無用者哉而聖門獨取焉此道德之傳火宇宙之種民也則皆敦尚仁義禮樂之所致焉耳故國僑猶連於鄉校孟子恐懼於無學斥以此也昔秦人之王也恃其彊力併一諸侯遂謂刑名法術足以給時事嫉聖賢如仇讐摽詩書